春秋戰國異辭

二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八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田齊

史田齊世家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厲公者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

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
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
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
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弟宣公
杵臼立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
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羈
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
使為工正初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

謚為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

齊國之政其卒歸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惠子名夏昭子名張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

偽事昭子惠子每朝代驂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

陽生槖中置坐中央發槖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己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于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左傳所載甚悉四

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

田成子

鮑牧與齊悼公有郤（悼公立四年）弒悼公（左傳無鮑牧弒悼公事因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耳）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賈逵云子我即監止尋其文意當是令云宗人太史誤耳）常與田氏有

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追

執簡公於徐州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己遂弒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　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

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以上史田齊世家

列子　齊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植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于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我與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是蚊蚋噆膚虎狼食

肉豈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齊有貧者

嘗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

廄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

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

辱馬醫哉

韓非子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

面皆暢南面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

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

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韓非子　昔者田成子游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

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趨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

說苑作齊景公事

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

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齊平公立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立是年田常亦卒

襄子世本襄子名班

謚常爲成子　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

使且以有齊國　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

宣公史田齊世家

莊子世本莊子名伯

襄子卒子莊子伯立　田莊子相齊

紀年　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宣

公四十七年田悼子卒次立田和　據此田莊子之

後有悼子世本及史記不録

繹史 魯穆公立在齊宣公四十七年據此是無田悼子也

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黄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 莊子卒相齊四年子太公和立田齊世家

紀年 晉烈公十年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於平邑邯鄲之師敗逋獲韓舉取平邑新城十一年田悼子卒史記無悼子

太公

田太公復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毌丘毌音貫 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田齊世家

紀年 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會以廩丘叛於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氏救廩丘及田布戰於龍澤田師敗逋

呂氏春秋 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

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
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内攻之越聞之
古善戰者沙隨貴服却舍延尸車甲盡於戰府庫盡
於葬此之謂内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甯越
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
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
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
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

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諸侯列於周室紀元年

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田齊世家

紀年　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春秋後傳亦云然

桓公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汩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孔叢子上）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内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仮之言是非當也

今君使伋虛談于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于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于財物必薄于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别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孔叢子上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

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繈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鬛非伋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而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鬛爲稱也人之聖賢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劭美也不病毛鬢

之不茂也孔叢子上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内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令聞命請改之孔叢子上

孔叢子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

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名大臣而謀曰索隱曰大臣謂騶忌段干朋如戰國策威王二十六年邯鄲之後有此謀臣耳又南梁之難在宣王

二年有騶于田忌孫臏之謀戰國策又有張丑其詞前後交互記者所取各異故不同也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國策作段干綸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國策作田期思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與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史田齊世家與國策稍別國策作威王事又別見宣王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

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
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
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
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
桓公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
人問之扁鵲曰病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
之所及也在腸胃火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
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

人索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新序卷二韓子喻老篇作蔡桓侯事

地志　扁鵲姓秦名緩字越人寓于盧即今山東長清縣地少時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厚遇之長桑君乃出其懷中方密予扁鵲醫遂著左傳晉景公有疾秦使醫緩治之即扁鵲也

新語　扁鵲居宋得罪于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

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

史記扁鵲傳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漢書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三卷

列子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强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强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

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鶡冠子　魏文侯問扁鵲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出聞於

諸侯魏文侯曰善

六年救衛桓公卒（一云桓公十九年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嗣奉邑皆入田氏（史田齊世家）

威王

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

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

七年衛伐我取薛陵

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自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

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者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並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趙

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田齊世家）

史記（滑稽傳）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廷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

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
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
六年

列女傳　齊威王夫人虞姬名娟之王即位九年不
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
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
曰破胡讒諂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
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

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王視其詞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力辯其誣王大悟出虞姬顯之於宫封即墨大夫以萬户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侵地齊國震懼由是大治

淮南子氾論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

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

列女傳　虞姬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在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驗問破胡賂執事者誣其詞而上之王視

其詞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去蓬蘆之下侍明王之讌昵附王著薦牀蔽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與語妾聞寡婦哭城城為之崩亡臣歎市市為之罷妾之寃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衆人莫為毫氂既有汙名義固不可以生顧戒大王羣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悟出虞

姬𩔖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

齊威王出令曰能面刺寡人過者受上賞上書諫者受中賞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於是齊國大治（白帖納諫）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 齊使淳于髡之趙求救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訓盡） 王曰先

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窶音樓篝音溝籠也甌窶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汙邪滿車汙邪下地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

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䐈（帣音卷收袖也韝音溝臂捍也鞠曲也䐈與跽同小跪也）侍酒于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至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眙直視也）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

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史滑稽傳

說苑尊賢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羣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

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
王艴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為戲乎對曰臣
非敢以大王語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奩
飯一壺酒祝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傳之後世
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
淳于髡為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
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不敢攻齊
又復思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台

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我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為上卿

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

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史滑稽傳與魏文侯獻鵠于齊畧同

韓詩外傳　齊使使獻鵠于楚鴻渴使者道飲鵠攫

筥潰失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鵠鵠渴道飲擭筥潰失臣欲亡為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鵠也擭筥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其言辨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為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二十一年）威王説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悦去琴

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悅曰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

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
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
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王
曰善史田齊世家
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
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
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狶
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

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昔久舊也幹弓幹也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史田齊世家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慼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慼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為西河而秦梁弱舉田解子為南城而

楚人抱羅綺而朝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舉田種首子爲即墨而于齊足究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國之貧哉說苑臣術

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史田齊世家

二十四年齊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

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肦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史田齊世家　韓詩卷十作齊宣王事非

唐子短陳駢子于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

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非威王時人姑録於此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音計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羮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

也淮南子人間或云此請郭君時事又呂覽

孫臏生於阿鄄之間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

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史孫吳列傳

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

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史孫吳傳紀年云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　按梁惠王十七年當齊威王之二十五年也

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

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於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于是齊最强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齊世家

與國策小異

史司馬穰苴傳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大夫一作夫人

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

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史田齊世家與國策小異

說苑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盼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

是刖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内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袪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别而相去也眄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

肖者賢不肖皆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史田齊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八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九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田齊

宣王

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于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戰于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于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紀年作威王十四年事蚤救孰

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戰國策南梁之難有張丐對云蚤救之此云騶忌者王邵云此時騶忌死已四年又宣王作田侯指威王蓋此時威王未稱王也今此以田侯為宣王又稱騶忌蓋皆誤耳孫子曰漢書兵權謀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于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于齊齊因

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
馬陵在宣王二年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
因田嬰朝齊王于博望盟而去史田齊世家與國策小異
魏與趙攻韓韓急告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
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
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
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
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

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龎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鋭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地志遼州和順縣有孫臏坡山勢盤曲西接馬陵關道相傳即孫子伏兵處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龎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龎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

軍大亂相失龎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史孫吳傳紀年云梁惠王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史在梁惠王三十年當齊宣王二年

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

八年復會甄魏惠王卒

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

十年楚圍我徐州以上史田齊世家

田嬰相齊（齊宣王九年）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好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偷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韓子外儲右 又淮南子道應稍畧 國策載孟嘗君事）

薛公（靖郭君）相齊齊威王夫人死（威王當作宣王）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於是為王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賜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韓子外儲右）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韓子內儲下）

靖郭君殘虐國人將叛而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齋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於野而饑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

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齋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請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惟羣臣不肖故共害賢耳請郭君悅然後食新序卷五

史楚世家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

不附百姓不爲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
盼子必用矣復摶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
楚王因弗逐也
韓非子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
仁太不忍人非善名耶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
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
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
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

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弱於內兵弱於外政弱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悅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悅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琴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雷霆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

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
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髠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
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咏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
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
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
世夫蓺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非遭彫世者歟辯詩卷六即名實章而記載不同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王而不言事

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大畧

史孟荀列傳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風俗通　孟軻受業于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而濶于事情然終不屈道趣合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又絶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為上卿

列女傳　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

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

于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繹史曰文選注云雖來也

雖不見任用終亦為周威王師其事則未聞也

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乃罷

十八年秦惠王稱王以上史田齊世家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

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悅之矣淳于髡曰古者有
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于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
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廧西施今無
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
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說苑尊賢
齊王欲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大任
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
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

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乎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日以為賢過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呂覽壅塞

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言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治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淮南子道應又呂

氏春秋

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美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斂士所術施也士所弇斂客所術施也術當作述客殆乎非士也呂覽士客

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

議論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史田齊世家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史孟荀傳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論　騶奭者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

能致天下賢士也史孟荀傳

齊之辯士田巴辯於徂丘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呰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刦者其弟子曰魯仲連謂徐刦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必不復談可乎徐刦言之巴曰走弟子年十二然千里駒也願得代議於前可乎田巴曰可魯仲連得見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在聊國亡在旦暮先生將奈何

田巴曰無奈何魯連曰危不能爲安亡不能爲存無貴學士矣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人皆惡之願先生勿復談田巴曰謹受教明日見徐刦曰先生之駒乃飛兔騕褭也豈特千里哉田巴於是杜口爲業終身不談也三柱子即魯連子

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王召臣臣改制鬚飾問于妾妾若妾愛臣訣

臣曰佼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則齊國治矣新序 按國策之鄒衍呂覽之列精子高此之田巴其辭一也

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象政狀及霸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拜為相齊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為設以辭忌不能及乃相與往見忌髡之徒禮倨忌之禮卑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以弊羊皮何若忌曰敬諾

請無雜賢以不肖髡曰方内而員釭何若忌曰敬諾請謹門内無留賓客髡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若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髡等三稱忌三應之如響髡等乃辭屈而去（新序卷二　此疑即威王時鄒忌子事）

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

推而大之至于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學者所共術
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
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
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
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
為儒者所謂中國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
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

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其言濫漫于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瞿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于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騶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史孟荀傳

法言　或言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覿也

齊田稷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母素賢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安往得此對曰受之下吏母曰吾聞修身潔行不為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偽非義之事不計于心非禮之利不入於家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夫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不孝

之子非吾子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田稷子大慚出而反其金自歸罪于宣王請就誅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金賜母列女傳

列女傳　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其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修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為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偽非義之事不計于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

副令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盡力竭能務在效
忠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令子反是遠忠矣夫為人
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
歸罪于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
舍田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

漢書 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居稷下號談天衍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師古曰亦鄒衍所說

漢書 法家慎子四十二篇 道家蜎子十三篇名淵

楚人老子弟子　捷子二篇　田子二十五篇游稷下號天口騈　陰陽家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奭慎子四十二篇今五篇非全書也別見諸家引用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韓詩卷七又說苑修文

呂氏春秋　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汙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邪王乃舍之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

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說苑君道

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嘆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又使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賢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尹文子

齊宣王為太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春居春居一作香居下同問於宣

王曰楚王釋先生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楚國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楚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居曰今王為太室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為太室春子止寡人也呂覽驕恣又新序卷六

齊宣王問弋于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于謹

廩廩與懍同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異此廩令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一曰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于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　韓子外儲右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

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上者也是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又謂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宣王曰善韓子外儲左

齊宣王出獵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

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皆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先生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于大王望得富于大王望得貴于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

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役徭然則官府無使焉此故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

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卬對曰不然昔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于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

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槀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槀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讙嗷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新序卷五

齊宣王時處士牧犢子年七十無妻出薪于野見雉雌

雄相隨而心悲乃仰天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援琴而歌作雉朝飛以自傷樂府解題

琴操　雉朝飛者齊宣王時處士牧犢子所作也年七十無妻出薪于野見雉雌雄相隨而心悲乃仰天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以不獲援琴而歌以自傷曰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古今注作犢沐子

齊宣王時有人鬬死於道者被一創吏訊之二子兄弟立其旁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殺之朞年推不決名其母問所欲殺活母泣對曰殺少者吏曰少子人之所愛今欲殺之何也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其父疾且死之時囑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豈可忘哉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吏言於王王美其義皆赦之號曰義母

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彊弓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宣王悅之是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 呂覽壅塞 又尹文子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而處士逃 韓子內儲上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倒也 去尊

棄尊位也令王事齊王居其尊位謂惠子言行何其相違背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含愛子頭而擊石故曰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曰施惠子名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民寒則欲火暑則欲水燥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

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呂覽愛類）

有婦人鍾離春極醜無雙齊無鹽邑（地志今山東東平縣有無鹽城）女其為人也臼頭深目長肚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强顏女子也於

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女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也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

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强楚之讐外有三國之難内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黄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强于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横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内不秉國家之治此四

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不幾全于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甲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為王后而國大安新序

卷二列女傳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夫人也云云與新序略同

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從齊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語詳國策

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
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
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
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乃陽爲得罪于燕而亡走齊齊
宣王以爲客卿（燕易王十年 史蘇秦傳）
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史田齊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九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章玉輅